





通鑑紀事本末敘



初予與子表子同爲太學官子表子錄也
 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表子分教
 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
 樂且相憐以學子表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
 末也予讀之大抵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
 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窳
 而擷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
 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
 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釋

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我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素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

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覲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惜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紆於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戊子廬陵楊萬里敘

通鑑一書於治道最切實諸史之精華百代之鏡古未有也

神宗皇帝深所愛重錫資治之嘉名且命經筵進讀歷朝寶之永以爲訓近世建安袁公復作紀事本末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豈求加於通鑑之外哉蓋通鑑以編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比事則雖累載而脉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遽覩其津涯得本末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待反覆它卷而瞭然在目矣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袁

公之爲是書其殆司馬文正之疏附先後也歟與
憲淳祐壬子退而里居四年之間孰得繙閱每見
世道開泰君明臣良百度修舉四裔賓服使人忻
悅愛慕至若叔世末造賢愚倒植綱頹紐解外阻
內訌使人感憤歎息要其指歸治未始不由於任
君子亂未始不由於親小人安未始不由於固民
心危未始不由於困民力忠實事上者未有不昌
姦諛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濟者奕世流芳貪
刻暴殄者子孫貽殃天道人事其應靡忒參稽源
委可以昭勸戒於方來是書之關於世教亦大矣

嚴陵舊本字小且訛乃易爲大書精加讎校以私
錢重刊之非特便老眼訓子弟庶與四方朋友共
之云寶祐丁巳秋七月朔古汴趙興憲謹書

通鑑紀事本末有功於溫公通鑑者不可無也誠
齋敘之於前節齋敘之於後發明盡矣節齋患嚴
陵本字小且訛於是精加讎校易爲大字刊版而
家藏之凡四千五百面可謂天下之善本也頃年
士學陋藝苑蕪此版束之高閣者四十餘年又懼
其爲勢家所奪也祕不示人一日節齋孫趙明安
者過嘉禾謁學宮目擊余所爲若不懈者乃嘆曰
吾有所託矣庶幾不負吾祖之用心矣始出所藏
書板示余曰昔有雲間好事者出中統鈔三百定
求市吾不忍售恐流散而不能久其傳也若寘之

嘉禾學宮償吾半直亦無憾矣余集學之士議之
或曰此書幸矣然挾貴勢而覬覦者得無爲學校
累乎或曰全是書以惠後學者厚德也挾貴勢而
不償直者賢者不爲夫何懼議未決適御史宋公
一齋僉憲鄧公善之按臨是邦良弼白其事二公
大喜曰有補文治其速成之學宮方有助躬試闡
之費力不能如趙所需乃出中統鈔七十五定償
之趙亦不計也因書得板顛末于節齋敘次後之
官於學者庶幾知所寶焉嘗延祐六年歲在己未
三月望日郡文學掾宣城陳良弼識

重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古今一大碁局也事變如奕碁然雖巧曆推之
有不能盡也然莫不有勢有幾有理識其勢審
其幾而應之得其理則雖亂可以爲治昧其勢
失其幾而處之乖其理則雖治必至於亂然而
又有本焉大抵其治也未始不由於任君子其
亂也未始不由於任小人而治亂之倚伏未始
不由於君子小人之雜用是故與治同道罔不
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誠千古治亂之龜鑑也
予少喜讀史每因事變輒考其治亂以究當時

作爲之如何顧自太史公述作之後代各一史
君各一紀人各一傳苦於浩繁而難周司馬公
通鑑會其要矣然年以事繁事以年析苦於遠
隔而難悉哀子此書雖不出乎通鑑所紀然比
事而提其要即近而舉乎遠不待反覆他卷而
其一時事勢事幾事理治亂之本了然具在目
中信哉揚子所謂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
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旣而繼之以嘆且泣
也於乎其諸奕碁之譜矣乎學者得是書而讀
之於古今治亂之道思過半矣顧在宋嚴陵一
刻已病其本小而多訛節齋再刻又幾於久閣
而中泯我

朝南京太學舊刻蓋節齋本也簡棗重大摹印爲
艱故其傳不廣而歲久漫漶殘缺摹印者亦且
厭之矣予恐其久而遂泯也購得舊本復加校
正因酌損其板而重刻焉以與海內同好者共
之其於治道未必無補云

萬曆二年歲在甲戌季冬望日

賜進士第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劔江李杅謹書

通鑑紀事本末目錄

宋建安袁樞編明巡按湖廣
兵察御史豐城李棡校刊

第一卷

三家分晉

秦并六國

豪桀亡秦

第二卷

高帝滅楚

諸將之叛

匈奴和親

諸呂之變

南粵稱藩

七國之叛

梁孝王驕恣

第三卷

漢通西南夷

淮南謀反

漢通西域

武帝伐匈奴

武帝平兩越

武帝擊朝鮮

武帝惑神怪

巫蠱之禍

燕蓋謀逆

第四卷

霍光廢立

趙充國破羌

匈奴歸漢

恭顯用事

成帝淫荒

河決之患

第五卷

丁傅用事

董賢嬖倖

王莽篡漢

光武中興

第六卷

光武平赤眉

光武平漁陽

光武平齊

光武平隴蜀

楚王英之獄

馬后抑外家

竇氏專恣

西域歸附

第七卷

兩匈奴叛服

諸羌叛服

鮮卑寇邊

嬖倖廢立

梁氏之變

第八卷

宦官亡漢

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

黃巾之亂

韓馬之叛

袁紹討公孫瓚

第九卷

曹氏篡漢

孫氏據江東

劉備據蜀

第十卷

吳蜀通好

諸葛亮出師 平南中附

吳侵淮南

魏平遼東

明帝奢靡

司馬懿誅曹爽

吳易太子

諸葛恪寇淮南 孫琳逆節附

第十一卷

魏滅蜀

淮南三叛

司馬氏篡魏

晉滅吳

羗胡之叛 樹挽能 齊萬年

陳敏之叛

第十二卷

西晉之亂 賈氏 江左中興附 諸王 州郡

第十三卷

劉淵據平陽 毅太弟又附

慕容據鄴

成李據蜀

張氏據涼

王敦平湘漢

石勒寇河朔

前趙平秦隴

石勒滅前趙

氏據離池

第十四卷

祖逖北伐

王敦之亂

蘇峻之亂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

第十五卷

江左經略中原

巨温伐燕

巨温滅蜀

巨温廢立

符氏據長安 符堅篡立

符秦滅涼

符秦滅燕

第十六卷

慕容叛秦復燕 肥水之役 慕容瑛西燕 姚萇滅

丁零叛燕

拓跋興魏

魏伐後燕 慕容德據廣固附

第十七卷

偽楚之亂

盧循之亂

譙縱之亂

呂光據姑臧

乞伏據金城

禿髮據廣武

蒙遜據張掖

秦滅後涼

第十八卷

馮跋滅後燕

蒙遜伐西涼

乞伏滅南涼

蒙遜伐西秦

劉裕滅南燕

劉裕滅後秦

赫連據朔方

魏滅北燕

魏滅夏

魏滅北涼

魏平仇池

第十九卷

劉裕篡晉

元魏寇宋

徐傅廢立

彭城王專政

宋文圖恢復

宗愛弒通

太子劭弒通

南郡王之叛

竟陵王之叛

第二十卷

廢帝之亂

宋明帝北伐

蕭道城篡宋

魏遷洛陽

蕭鸞篡弒

第二十一卷

元魏寇齊

蕭衍篡齊

南北交兵

魏伐柔然

第二十二卷

肇忠用事

邢巒寇巴西

梁魏爭淮堰

元義幽后

六鎮之叛

元顥入洛

元魏之亂

第二十三卷

魏分東西

高氏篡東魏北齊

宇文篡西魏後周

侯景之亂

第二十四卷

梁氏亂亡陳霸先篡梁附

西魏取蜀

蕭勃據嶺南

王琳奔齊陳伐齊附

齊顯祖狂暴常山王篡立附

安成王篡立

周陳之叛

宇文護逆節

周伐齊周齊爭宜陽附

吐谷渾盛衰

第二十五卷

周滅齊

楊堅篡周

始興王謀逆

隋滅陳

隋易太子

第二十六卷

突厥朝隋

隋討高麗

煬帝亡隋

高祖興唐

第二十七卷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唐平河朔 竇建德

唐平隴右 薛舉

唐平河西 李軌

唐平河東 劉武周

唐平江陵 蕭銑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李子通 沈虞興 輔公祏

唐平山東 劉黑闥

第二十八卷

太宗平內難

太宗易太子

太宗平突厥

唐平鐵勒

唐平西突厥

太宗討龜茲

太宗平高昌

太宗平吐谷渾

第二十九卷

正觀君臣論治

唐平遼東

吐蕃請和

突厥叛唐

唐平奚契丹

第三十卷

武韋之禍

太平公主謀逆

第三十一卷

李林甫專政

姦臣聚斂

宇文融

楊慎矜

韋堅

王鉞

楊釗

楊氏之寵

安史之亂

第三十二卷

劉展之叛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僕固懷恩之叛

周智光附

元載專政

吐蕃入寇

代宗幸陝

兩稅之弊

裴延齡姦竊

吐蕃叛盟

第三十三卷

藩鎮連兵 涇源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第三十四卷

伍文用事

憲宗平蜀 劉闢

憲宗平吳 李錡

魏博歸朝 田洪正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河朔再叛

第三十五卷

南詔歸附

宦官弒逆 甘露之變附

朋黨之禍

武宗平澤潞 劉稹

裘甫寇浙東

第三十六卷

龐勛之亂

田鶻叛服

吐蕃喪亂 唐復河湟附

蠻導南詔入寇

李克用歸唐

第三十七卷

黃巢之亂

藩鎮之亂

楊行密據淮南

王建據蜀

第三十八卷

諸鎮相攻

朱溫取淄青

朱溫篡唐 宦官之亂

郢王篡弒

李氏據鳳翔 岐蜀相攻附

第三十九卷

錢氏據吳越 董昌僭逆附

王氏據閩中

劉氏據廣州

高氏據荆南

徐氏篡吳

第四十卷

馬氏據湖南

晉王滅燕

後唐滅涼

莊宗滅蜀

第四十一卷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

安重誨專權

秦王之亂 潞王篡弒附

契丹入寇

孟知祥據蜀

石晉篡後唐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第四十二卷

契丹滅晉 劉智遠後漢

三叛連兵

郭威篡漢 劉彥據河東

世宗征淮南

通鑑紀事本末總目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一

三家分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

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
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
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
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
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
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
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
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
未有不主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
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
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

也嗚乎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不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
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縣縣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
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
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
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疆不敢加者
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
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
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
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
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疆盛雖欲勿
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疆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

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

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相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蛄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曰：「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悞，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徂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相子。相子曰：「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相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

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柰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相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寗產盡，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相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之水可以亡人國也。相子肘康子，康子履相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絙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絙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

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絙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諂臣欺也。趙氏消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絙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絙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疆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

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
堅，崇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疆是故才德
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
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
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
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逐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
害豈不多哉！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
察者多殺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才有余而德
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
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

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
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吞
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
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日勿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
不亦難乎？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
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
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襄子為伯魯，魯之
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於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為
趙氏。後襄子卒，弟相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相子立，非襄子
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為獻子。獻子生籍，是為烈侯。魏斯者，相
子之孫也。是為文侯。韓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為景侯。韓借師於魏，以
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

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

秦并六國

周顯王七年秦獻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狄同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疆秦

八年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

且尊官與之分上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者衛之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以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于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衛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疆兵之計公大悅與議國事

十年衛鞅欲變灑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灑其故甘龍曰不然緣灑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

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灋可也。非所與論於灋之外也。智者作灋，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灋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闢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乃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行朞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灋，衛鞅曰：灋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闢，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人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灋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韓懿侯薨子昭侯立

十一年秦敗韓師于西山

十四年秦孝公魏惠王會于杜平

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斬首七千級取少梁

十七年秦大良造衛鞅伐魏

十八年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

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

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

桶權衡丈尺趙成侯薨太子肅侯立

二十一年秦商鞅更為賦稅厲行之

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諸侯皆賀秦秦乃公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

逢澤以朝王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雖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

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立於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

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命主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

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

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

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

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為然乃相與會

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

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

封衛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楚宣王薨子威王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

君王之魏魏人不受復納之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秦人

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

三十四年秦發韓拔宜陽

三十六年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

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疆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結盟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擠秦或救

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說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是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為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說之以為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謂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易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鞙鞙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雷牛後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二一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

之卒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鬪雞走狗六博闢鞠臨菑之塗車鼓擊人肩摩連袂成帷揮汗或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請令山

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
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
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
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子易
王立

韓高門成昭侯
堯子宣惠王立

齊威王堯子
宣王辟疆立

燕文
公堯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
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
乃去 魏以陰晉為和於秦寔華陰

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四十年秦伐魏度河取汾陰皮氏拔焦

楚威王堯子
懷王槐立

四十一年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
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

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四十二年秦歸焦曲沃於魏

四十二年趙肅侯
堯子武靈王立

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四十五年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陝

四十六年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

四十七年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欽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
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四十八年王崩子慎靚王定立

燕易王
子噲立

周慎靚王二年秦伐韓取郢

魏惠王
子襄王立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四年秦財韓師于脩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鯁申差于濁澤諸侯振恐齊

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

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成楚韓齊趙之境守亭障者不
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
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
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
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歎岨危
不可得也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
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五年巴蜀相攻擊俱生心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險陜難至而韓又
來侵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
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

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疆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
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
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
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
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
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
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
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
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王從錯計起兵
伐蜀十月取之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疆富

厚輕諸侯

燕王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六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周赧王元年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韓大子倉入質于秦以和

齊伐燕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齊宣王薨子昏王地立

二年秦右更疾伐趙拔蘭虜其將莊豹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焉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

秦張儀伴隨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歎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未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卬擊之

二年春秦師及楚戰於丹陽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于秦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

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四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

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柰何行張儀曰秦疆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尚得事幸姬鄭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毋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疆堙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

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粟而麥國無一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秦被甲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指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平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救於二晉地廣民衆兵疆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六

王之威行於山東救已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
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
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救甲周兵軍於澠池願渡河
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
右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
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
軍其一軍塞平道告齊使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
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為大
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
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
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
邯鄲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
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
特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衛復合
從

五年張儀說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
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伐梁
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
王許之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齊罷兵乃使其舍人
之楚借使謂齊王曰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張儀
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歎齊梁相攻而今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
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以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
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
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紛

獨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秦王魏王會於臨
晉

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為右丞相

七年秦魏會于應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
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
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
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
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
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
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
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
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

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曰
兵甘茂曰自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
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
皆至大官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服而薨族孟說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為
質於燕國人逆而立之是為昭襄王

九年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
覆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
去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甘茂奔齊趙王使樓緩之秦 楚王與齊韓合
從

十年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辛戎王之同母弟
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特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
唯魏冉力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

諸公子謀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于魏王
兄弟不善者魏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為政威震秦國
十一年秦王楚王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十二年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又取韓武遂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合
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為質於秦而請救秦客卿通將兵救楚 二國引兵
去

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于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
阪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闕者太子殺之亡歸

十四年秦人取韓穰 秦庶長奭會韓魏齊兵伐楚敗其師於重丘殺其
將唐昧遂取重丘

十五年秦涇陽君為質於齊 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
將景缺取楚襄城楚王恐使太子為質於齊以請平秦穰里疾卒以人

樓緩為丞相

十六年五月趙武靈王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親
服將士大夫西北昭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者入
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
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 齊王魏王
會于韓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
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
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
境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
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
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子
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

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疆要我以地因不復許秦人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實乃詐赴於齊齊潘王召群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子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而謀楚太子楚人立之 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

十七年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入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救於齊齊王幸姬姬曰願君得狐

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濇鷄鳴而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鷄鳴者野鷄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十八年楚懷王二歸秦人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間道走趙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因是不直秦 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 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

以和

魏襄王薨 子昭王立

韓襄王薨 子釐王立

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

二十二年韓公孫喜魏人伐秦穰侯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
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為
國尉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
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二十二年楚襄王迎婦于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
離烏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疆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
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
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魏冉謝病免以

客卿燭壽為丞相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 秦燭壽免魏冉復為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

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韓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 白起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王稱曰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歎約與其伐趙蘇代

自燕來齊王曰秦使魏冉以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

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曰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

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魏小宋利今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兵以

伐桀宋宋舉則趙楚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

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一日而復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

去帝復稱王 秦攻趙拔邯鄲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邯鄲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 魏內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秦敗

韓師于夏山

三十年秦王會楚王于宛命趙王于中陽秦蒙武擊齊拔九城燕昭土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止以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諸侯惡齊王之惡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以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眾以拒之戰於濟西齊湣王出走楚淖菴齊師大敗執之執王於鼓里秦王魏王

韓王會于京師

三十二年秦趙會于穰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疆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

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給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符命於秦秦王以為賢而弗誅禮而歸之

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齊王與求之立以為齊王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穰侯復為丞相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

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

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

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水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

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

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出楚之名

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

楚計輟不行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軍於首二萬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獻地北及上庸地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郢西陵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滏池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上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三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會于滏池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而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 燕昭王薨太子惠王立
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徙都於陳秦以郢置一郡討白起為武安君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和昭王薨太子安釐王立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四十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為救魏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暴為走開封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人割温以和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韓人告急於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如秦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魏攻于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重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重欲重者制地魏地盡矣

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寔修武 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秦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較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兵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據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疆乘毀罷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早辭除患而實欺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亡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土憂其不反也王若不惜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

兵以應王秦楚之兵太上御名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涇湖陵陽蕭相

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

下之國莫疆於齊魏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

歛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

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

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尚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王之也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

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

黃歇歸約親於楚 韓釐王薨子相惠王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秦置南陽郡秦魏楚共

伐燕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廟顧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

險隘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隘壁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

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

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

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入趙軍趙奢善食而遣

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

地也趙奢既已遣閼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

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

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

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

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人兵擊秦師

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為馬服君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

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

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眚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
齊魏齊怒皆擊范雎折脅搯齒眚佯死卷以箚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
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箚
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遂操泡
眚亡匿更名姓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
歸薦之於玉王見之於離宮眚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
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玉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
左右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
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玉而所願陳者皆
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
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
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

之得天下杜口譽足首秦耳王跪曰先生此行言也今若寡人得見
先生是天以寡人涸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
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
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
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跪曰寡人
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
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潘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
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勢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
齊之罷救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
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庭
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
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

雖為客卿與謀兵事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開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玉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玉夫擅國之謂玉能利害之謂玉制殺生之謂玉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土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穰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

主父於沙立百日而餓死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洵雅為丞相封為應侯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遂為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須賈知見欺乃膝行人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

趙惠文王薨子

孝成王
月立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疆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搔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哉秦王以子安國君為太子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

肖而臣寡編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舌口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記之太后曰之天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台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口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悉君之所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齊襄王薨
二建王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奈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今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令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二月秋楚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黃歇為相封以淮

北地號曰春申君

五十三年楚人納州于秦以平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潁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
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
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
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
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
對曰王必不待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
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
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
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
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
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
庸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灑以天
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夫
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
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
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
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
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
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
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
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
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堅拒不
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
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

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
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于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殺也
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
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疆秦不
務為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
陰相殺食急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卒搏
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
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
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為二王齧攻趙武安皮率拔之司馬梗北定
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曰
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石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

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
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
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
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大城以和正
月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虞
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雅愛王而弗攻乎王
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
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
矣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
秦趙太上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
為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救瓜分之趙且
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

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是王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士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先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武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救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已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救之舉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益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鶯雀處屋子母相哺啣啣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焉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

而同於鶯雀乎子順者孔十六世孫也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討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復於家新田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救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乃為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闕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石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將

兵復伐趙武安君病不任行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益發卒佐國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虛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齮伐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二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

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
 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
 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
 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為救趙實揆兩端又
 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齊
 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
 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先生惡
 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
 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辨之疾
 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
 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似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柰何睹其一

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
 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
 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
 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
 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
 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
 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
 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
 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交立與其客語微
 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
 客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
 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

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
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救晉鄙令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玉終不聽
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闕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
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
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陀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
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
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
一開言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
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
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
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
莊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

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
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齧又圍
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
聞之怒疆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燕武成王薨
子孝王立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
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齧數却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
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群臣謀曰白起之遷
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
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齧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為趙
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

五十九年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
虜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

城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
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臨
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
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
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
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
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
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
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
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濫而身死者次也名僂辱而身全者
下也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周公豈不

不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斯天周公哉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
主悖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
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
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
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為上客因薦於王王召
見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澤
為相數月免 周民東亡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愚狐之聚

燕孝
王薨

五十二年擲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以子楚為太子

孝文王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莊襄王元年呂不韋為相國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討

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既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于
陰偃師鞏緱氏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蒙驁伐
韓取成臯滎陽初置三川郡二年蒙驁伐趙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十
七城三年王莖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蒙驁帥師伐魏取高
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
誠門下曰有敢為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
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
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
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
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蒙驁遁走信
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
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止之以五大夫使為
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以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更道使者
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
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
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
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
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
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
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
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
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
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五月丙午王
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秦國事皆委於文信侯稱仲父

始皇帝元年韓歇渡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出是益富饒

二年趙孝成王
魏子悼襄王立

三年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四年春蒙驁伐魏取陽有說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

魏安釐王薨
子景湣王立

五年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城初置東郡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

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疆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

二十餘而不攻楚何也秦踰氐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皆歸魏

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已不能愛許 鄢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

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秦拔魏朝歌及衛浹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五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 蒙驁卒 八年韓相惠
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 楊端和伐魏取衍氏

十年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公人來仕者皆為其主游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

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西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以商鞅之灋以侯親服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疆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

者衆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贖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士驪邑而還士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無天下十一年趙人伐燕取狸陽兵未罷將軍王翦相一楊端和伐趙攻鄴取九城五翦攻關與撩陽相齎取鄴安陽趙悼襄王遷幽繆王遷十二年發四郡兵助魏伐楚燕死十三年相齎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秦師敗績相齎奔還

十四年相齎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藩臣使韓來聘相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以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澹澤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歎白陳不得見王後悔使赦之非已死矣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計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死矣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初燕太

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獻地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

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

將顏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王如邯

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還從太原上郡歸 王翦屯中山以臨燕

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犇代自立為代王趙之將大夫稍稍歸之與燕

合兵軍上谷 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武請西約三晉

函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

不能須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夫以

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

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

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為

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

太子不聽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

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

兵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

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即不可

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

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晉意為荆軻許之於是舍荆卿於上舍太子日造

門下所以秦養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荆軻行荆

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不可親也誠得樊將軍肯與燕督亢之地圖秦獻

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不可親也誠得樊將軍肯與燕督亢之地圖秦獻

秦五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
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
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荆軻曰願
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抵其袖右手提其髀則
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
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奈何遂以酒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
利匕首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軻以
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

楚幽王薨國無人立其弟郝三 魏景湣
月郝庶兄再易廢之自立 王薨子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不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
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以匕首刺而提之未至身王驚
起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心不意盡失其度而秦遂

臣博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
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匕首擡王中銅柱自知事不就罵曰
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荆軻以徇王
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
之代王嘉遺燕王書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燕王使使斬丹欲以
獻王王復進兵攻之 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
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
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
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

大易小其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
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
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
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
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唯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
萬人伐楚王送至灞上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
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
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王
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蕪
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
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
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
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
雖有疆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
盜賊之謀功隳身僂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豚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
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
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秦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疆燕而
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
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

王嘉 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 初齊君王后賢事
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三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
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
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
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聞勸王朝秦不
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
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
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
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
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
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人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
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兵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
不早與諸侯合縱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
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
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
戮力以保家國也鄰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疆暴安得而亡之哉
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抵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
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抵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
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豪華亡秦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無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

曰皇帝命為刺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漢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為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以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因菹楷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初燕人宋無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之術燕齊近

二十七皆爭傳習之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之
八海求蓬萊

文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相山樹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收千金之產歎為韓報

仇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始皇遂登之罘刻石旋之琅邪

道上黨人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剡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始皇逃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墾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誦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出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說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譏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知弗示則主勢降乎上黨

與成乎下禁之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余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

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
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
道相連惟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徒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
皇幸梁山宮後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以告丞相丞相後損車
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
行之所在群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
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
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
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
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
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

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
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始皇西至平原津而病乃令中車府令
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
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
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槨輻涼車中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
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具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
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故
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吞生而惡宮始聞其彊力通於獄灑舉以
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蒙毅
高灑應死始皇以高敏於車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
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

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亡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家恠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關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使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人口人為護軍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

蒙毅為始皇出禱山川遂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立太子又天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輜車食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佯臣不相信而外使闖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二世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

目之所好穿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皆
 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
 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
 快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
 之柰何趙高曰陛下嚴濼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
 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
 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
 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濼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
 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僂死於
 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
 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濼焉將閻曰關廷
 之禮吾未嘗敢不從宿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

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
 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
 子高歆弄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
 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
 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卜幸哀
 憐之書上二世大詔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
 而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
 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
 菽粟芻稟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
 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蕪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
 勝吳廣皆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濼皆斬陳勝吳廣因
 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

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北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乃入據陳 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賄才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裒桀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人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嗚呼軍母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於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一國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

苦秦漢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及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徇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子卒三千人徇趙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度河至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弭武臣為武信君下楚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

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為秦所置吏
誅殺如前干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
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毋戰而降矣武信
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三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而城下者三十餘
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
聞兵澆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
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
數十萬至戲軍為二世乃大驚與君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
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
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
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
不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
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
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
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
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
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
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
楚之救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
常山張黡略上黨 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
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劉邦字季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
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
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
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歇以沛應之揀主吏

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
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
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
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
劉季立以為沛公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 項梁者
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會
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相楚將是時相楚亡在澤
中梁曰相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梁復入
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相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喚籍曰可行
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
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
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衙下

籍籍是時年二十四 田儂者故齊之族也儂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
親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儂 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
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
儂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 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儂率兵東略
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為燕王韓廣乃自立為燕
王 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 甯陵君咎為王咎在陳不得之
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
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
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 市為魏相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蔭守豐
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周章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涇池十餘日章邯擊大

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
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
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
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
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
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
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鄏別將擊破之鉅人伍逢將兵居許章邯
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
何今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
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
桎梏者無佗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
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

務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
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
辯榮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
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
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
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為二世書以
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良
望見以為五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
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
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
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邯鄲趙人多為張耳陳餘
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 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

於郊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騶佐章邯擊盜章邯已破伍逢擊陳主
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
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
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將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
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都 東
陽寧君荼嘉聞陳王軍敗廼立景駒為楚王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
法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廼
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其得江湖間心踴曰番君布往
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
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 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
拜良為庶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佗人言
善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與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

豈時章邯司馬廼將兵北之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
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一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
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于曹不下 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
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廼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
定悉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
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
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
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
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
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梁
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度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
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碭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至梁梁謂軍吏曰陳

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遂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果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粟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盜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以立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

項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王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賴川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怨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齊人聞齊王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相角弟間為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引兵攻亢父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守濮陽環

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
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廼立僖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
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
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即中令趙高恃恩專恣
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
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貴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
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
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灑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
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
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達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
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
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

者不可傳也歆見無間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問語君於是趙高
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聞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
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聞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
相岩穴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沙立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
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
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
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
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繫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
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
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群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此天
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
有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王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珽

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疆力下知人情上能達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王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玉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

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佗罪去疾劫自殺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則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陘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將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關任尊功臣故終以魯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更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各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

田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會
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
與君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
西地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大破之斬李由項
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
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
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
二世益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太破之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
去攻陳留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
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
項梁曰立約為魏王 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

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
鹿城王離圍之陳餘比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
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
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
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
義號為卿子冠軍 懷王遣沛公西入關

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留四日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
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
以破蠖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
舉秦矣故不如先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
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疆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
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

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敵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疆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緇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憎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相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十二月沛公引兵至粟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八召前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黈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

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而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王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以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彘安餓虎何益張黈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陳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張張教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不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却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剋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王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

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黨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呂邑過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也諸少年疆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疆以為長今期而多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

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收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上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齧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漣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偃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

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奮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三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犇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

公乃夜引軍從地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日南陽守欲自剄其營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是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龔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折酈皆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遠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

攻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
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
門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
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計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
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
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持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
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北執與身伏鈇質
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歆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
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
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歆約項羽招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
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曰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

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
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挂以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
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
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不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
東盜不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
東人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四鄉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
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
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
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
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
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
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

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帳
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
擾不闕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
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
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兵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
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主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
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
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
大臣公予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
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
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齊五日
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
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之示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

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
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
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
狗遺將將兵距峽關沛公欲擊之
沛公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領先遣人益
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
謂酈曰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
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
也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
沛公乃兵統峽關踰黃山擊秦軍
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
兵大敗漢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王霸上秦王引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封皇帝重符節降軹道旁諸將咸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
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車
賈誼論曰秦已區區之地致萬乘
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
后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
而七廟墮身居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一



